

世界各地协商性民主方法比较研究

James Fishkin

【我要评论】 【该文章阅读量: 1153】 【字号: [大](#) [中](#) [小](#)】

James Fishkin (斯坦福大学教授): 我今天讲的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如何能够进行这种协商式的民主, 如果能够使这种民主协商的过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表达出他们真正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会谈协商式的民意测验和民主方法, 首先我祝贺我们的同事, 你们在泽国开发的项目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这个协商式的民意测验的形式是我设计这种形式可以使得我们在乡镇, 在开会的时候, 在集思广益的时候, 以及在民意测验的时候能够更广泛的吸纳各方的意见。那么我们在进行这种协商的时候通常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选择受访的对象来进行磋商。另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所反应的观点是基于过去相关信息的观点呢, 还是任何信息都没有, 而只是当时想的想法。我不给大家讲具体的细节了, 他这上面分了一些选择的方式, 有的时候他是属于自荐型的, 自选型的, 这表明这些人是有热情参加磋商的, 但是这时候你不得不关注其他观众的意见。

那么我所谈的这种协商式的民主既包括了科学式的抽样, 也包括我们了我们深思熟虑的这种协商过程。人们总是在问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科学性的抽样呢? 因为通过这种科学的抽样采集观点我们能够创造这种微观的世界, 也就是说在这个社区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有平等的被选中的权利。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让每一个辖区的人都得到充分的信息, 但是我知道如何让这个微观世界的每一个人能够获得信息。那么我们在这种协商式的采纳民意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公众通常对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合理的无知。那么这种合理的无知指的就是假设我只是成百上千万的民众之中的一个人, 那么我也没有必要了解那些复杂的政策的细节, 因为我所说的话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那么我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我要养家糊口。

所以这就是合理的无知, 就是人们觉得他们是有理由这么不了解细节的。但是这不利于民主, 也不利于我们开展协商式的民主, 因为公众他们对于所讨论的事情没有事先的信息。但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很多的实验表明, 只要你给这些人给他们机会, 并且给他们适当的激励, 使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信息, 那么他们通常是相当睿智精明的。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你给不出这样一个合理的理由让他们来给予足够的关注。

那么第二个我们协商式的民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通常我们即使有了这种非常科学的取样, 并且进行了民意测验, 但是有的时候公众他可能在获得了信息之后他也不能够提供出很好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人们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实际上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所以他们宁可随便的选择一条, 而不承认他不知道。比如说在美国曾经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民意测验, 就是关于1979年的公共事物法, 实际上这个法案根本不存在,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了回应。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即使人们他们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 而且他们也了解了相应的信息, 比如他们在谈公共政策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们谈的只是自己的观点, 而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观点, 或者其他相对的观点。比如说你向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谈论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通常他们和你的背景是很相似的, 他们也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你就没有机会接触到反对意见。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协商式的民意恳谈的时候我们是进行随机的抽样的, 同时我们把这些代表随意的分成几个小组, 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也认真地设计了一些之前的信息, 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 这个材料中给出了关于这项选择的利弊, 关于不同选择的一些观点。这样讨论就可以在大家都比较



- 今夜, 老大陆无语
- 别了, 陈水扁
- 中华民族社会制度和和平竞争的...
- 林达: 在台湾看选举
-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
- 台海危机暂时化解
- 祝福台湾人民 祝福中华民族
- 马英九课题: 从“好人”到“...
- 中国不适合民主直选吗?
- 国民党八年沉浮录



- 人口、猪口与官口
- 最近亚洲的多场选举好得让人吃惊
- 阮思余: 以最大力量捍卫台湾...
-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 警惕台上的骗子, 莫做台下的傻子
-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
- “高票当选”并不意味着“...
- 北京“低价公交”的不可持续性
- 周天勇: 行政体制改革应有“...
- 不妨实行官邸制



- 孙治方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课题/项目招
标启事
-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方法培训班
报名通知
- 民政部2008年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 《中国非营利评论》约稿函
-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学术研
讨会征文通知
- 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结果公布
-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青年实践者发展
项目实习生招募通知

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也能了解到与之相悖的一些观点。我们也会有一些专家去指导，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地挑选专家的，专家的观点通常也是向左的，或者是他们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之所以让专家他们也持有不同的观点，这能够有利于让公众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盲目地信奉专家的意见。那么专家也只是对于我们这个抽样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给予解答，那么在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热烈地提出他们需要解答的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个过程就克服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合理的无知，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声音是可以得到反应的。那么他们的声音不再只是一千种声音的非常微笑的声音，而是十几个人里的小组里比较有影响的声音，或者是覆盖这一百多个人中的比较有影响的声音。所以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类似的民意恳谈的时候，一位妇女她在丈夫的陪同下走到我面前，他说他想感谢我，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的丈夫从来没读过报纸。但是他被邀请参加民意恳谈之后他每天要把每份报纸读个遍，而且他也说我以后退休了也要把这个当成主要的兴趣来做。

第一次的民主恳谈的实验他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抽样调查的这种力量，因为当时我们是关于犯罪问题进行恳谈的，而其中就有一个罪犯成为了代表。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实际上是盗车贼，而且在监狱服刑，因此他有很多经验，也是有发言权的。那么这个罪犯他说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专家的意见的支持，所以公众实际上是对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问题相当有发言权的，包括环境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包括医疗保健政策等等。只要是你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集中精力来进行探讨，那么他们的发言也是很有权威的。

那么关于我们最终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这个匿名的，或者是保密的问卷调查中从开始到最后我们都获得了很多关键的信息。那么尽管我们没有最终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获得不同任的他们各自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是不受社会各方面压力的驱使的。那么这个磋商式的恳谈他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而且他所代表的这些参与者都是事先获得了相关信息的背景介绍。那么我们看到，在最开始的问卷和最后的问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个结果也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如果能够给这些参与者，给他们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的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做出公正的一些判断的话，那么这个结果还是相当具有可信度的。

在德克萨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项目，就是关于电力如何支撑这个地方的这周的电力运营情况。比如说这个电力是通过燃煤满足还是天然气，还是一些可持续的能源，包括风能发电站，或者是通过更好的节能手段来实现。那么各个公司他们开展了相关的可行性的项目研究，但是他们必须要向政府部门，也就是电力主管部门来成交他们的报告。那么公众向电力主管部门提交了很多的建议，电力主管部门也依据这些建议在一些清洁的，比如说天然气能源和可再生的风能方面进行投资。所以公众成交上来的建议不仅对公司而言，对个人，对于参与者，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都是值得采纳的。你不必采纳这些建议，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公众的建议起来相当有好处的。

我也很高兴在中国的泽国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当然大家在这张图上看不到具体的一些数据，但是在我们的报告中你们可以读到。我们让参与者对项目进行打分，从零到十分，我们把这些分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最重要的项目的排名。那么每个人对于他们所在手中看到这些项目可以从零到十进行打分，然后他们就能够对这三个项目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那么我们在美国也开展了全国性的类似的协商恳谈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国家电视台上面，在费城他进行了抽样的宣传，就是让人们来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在丹麦也开展了类似的协商性的民主，比如说在丹麦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方面，在澳大利亚我们也进行了四次类似的尝试，在保加利亚和加拿大都有我们的项目，全球我们一共开展了五十次的类似的民主恳谈项目。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开展了这种协商民主之后人们的意见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在美国，在项目实施之前只有20%的人支持增加美国对外的援助，而之后这个数量达到了53%。但是在之前只有19%的人知道美国实际上只把他的国家预算的不到1%的数额用于海外援助，很多人以为美国用海外援助的金额和军威上的开支是一样大的，这个数字是非常令人震惊令人可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协商民主恳谈之后，有64%的人知道美国实际上只把他的预算的不到1%用于国外的援助，所以他们才支持要增加海外援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有网上的版本，实际上在座的（英文），实际上他是话外音的发出者。那么在过去美国要是开展全国性的这种民意的调查，他可能会通过这个航空取得美国国航的支持，负担所有机票的

• 2007年度十大改革新闻评选揭晓

• 民政部关于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

• 2007十大改革新闻、十大改革探索网络评选

[更多>>](#)

费用，这个费用是相当昂贵的。但是现在我们通过电脑进行了网上的调查，通过抽样我们给所有的受访者麦克风使他们共同的交谈，这样看不懂的文盲也可以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发言，而且有一个电脑的监控他能够看到谁在说话，有谁想说法，都是在小组内的发言，这跟面对面的发言实际上是相当类似的。那么在所有这些项目的开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关键的因素是制约着我们是不是能够获得真正真实可靠的信息的，他要满足以下的条件，首先要有良好的事前背景介绍，而且你要和持不同者面对面的沟通，而且你的意见要得到持不同意见专家的回应。同时你也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点，就是实际上你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形式，通过来听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的一些发言，你也可以获得最新的信息，最全面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上的这种意见的搜集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就环境保护和海外援助而言，他们和面对面的调查结果是相似的。而且在这种协商的过程中人们会逐渐的增强他们的影响力的意识，因为他们的发言实际上是可以产生改变的。我们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对照了一个控制组，在控制组中这些人他是没有经过这种协商的，我们发现通过协商的这些公民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保障，而且他们也更参与公众事物。而且我们在九个月和一年之后再次邀请这些参与者来进行一些民意的调查，我们发现当时的那次做法对他们能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个项目开展的这一周末他们都获得了比之前要更多的信息，在九个月之后他们获得的信息反而更多。而且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在加强的，因此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在六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后可以对当初的受访者进行回访，看看对他们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我在耶鲁大学所在地我也开展了一个地方性的项目。其实耶鲁大学这个地方和古雅典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因为在这种民主的协商过程中当初雅典人也是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当选当年的代表的，因为他是不断巡回的，他们觉得今年没选上明年还会当选的。所以如果我们这种协商式的民主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那么你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够获得更详细的信息，更参与社会事物。但是即使你是偶尔的来开展这种协商式的民主，即使是作为一个试点去做的，你也可以获得公众对于某个政策的意见，了解到他们不同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和一些有组织的这种城镇的会议相比，这些会议通常是由那些利益集团所操纵的。在那种城镇的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因为是相当大的会议，有很多的参与者，所以阵势相当的吓人。但是在这种协商性的民主悬谈中每一个人他们都愿意说话，而且我们也鼓励他们发言，我们还会有一些监控和协调者，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发言的环境是安全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舒服。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小小的激励政策，所以我们最终抽样的代表他们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在第一次美国协商式的悬谈实验中有一位妇女跟我们说，她之所以来是因为她能享受到饭店宾馆的热水，悬谈也是持续了一周的时间。实际上这位妇女对我们的讨论也是献计献策，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到这一周末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一点。还有另一个代表他是非常富，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给他提供的免费机票，实际上他是乘坐私人飞机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悬谈是覆盖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之间却是可以交流。那么这是关于在德克萨斯召开的关于能源的民意调查，最终是要影响能源政策的。我们也在其他一些没有法律方面的要求的地方开展类似的民意活动，比如在（英文）和在加拿大的地方。这个结果也是很相似的，因为公众都非常支持可再生的能源，以及节能。

那么我们在这八个调查中最后发现，人们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来支持太阳能的比重从最初的52%上升到了84%。所以当地的电力部门就提高了电价，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很多风力的发电厂。同时对于这个节能政策的广大热情也使得电力得到了很大的节省。那么当时支持这个节能政策的人数也从43%上升到了7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在所有的项目中结果是相同的，只有专家不同，受访者不同。尽管在德克萨斯不同的地方，只要我们平衡好，结果是相似的。那么我们这个结果实际上是可以推广的科学实验，但是它是适用于公众的电力和公共事务政策的。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展项目，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不管是在保加利亚，丹麦，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只要我们给予他们机会，他们是相当睿智的。通常只是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而已。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盛洪：刚才James Fishkin教授讲的很好。但是我想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样协商性的民主方式好像是一个双项的。刚才强调的是，这个会议开了以后大家的态度发生变化。我想还有他对于政策制定都会产生什么样的也影响。那么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和评论。

汪全胜：我刚才听到James Fishkin教授讲的这个，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的这些实验大部分都是在英语世间的。那么我想有很多不是西方的制度，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西方制度很多和中国是不同的政府组织结构。

James Fishkin：协商式的民主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层面都有开展的。比如说在地区层面，或者是在整个刚才提到德克萨斯地区电力的调查，覆盖了七百到八百个英里的面积，他把各地的人聚到一块，聚到旅店里面调查。有的是通过电视报道，有的通过进行咨询性的意见，有的相关的规定的改变，有的促成了国家的开展。所以我所强调的是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条件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

汪全胜：我们今天在上午的研讨会中也听到了各个专家对于听证会利弊的一些探讨，那么您谈的就是这种协商式的民主，那么他和中国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和这个听证制度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在浙江开展的项目力度有多大？

James Fishkin：那么我首先想说的就是我们在浙江的项目是相当成功的，他也告诉了我们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如何能够应用这种协商式的民主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也看到了政府是相当感兴趣的，他们也很愿意采纳各方的意见，并且就这个基础设施非常难的问题得到一些借鉴，这个过程也不是任何党派之间的纷争，我想它也有助于提高我们中国的听证制度，因为它代表了每个人的声音。我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来发展我的协商性的民主政策，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来把它用到中国的实践。但是我如果能和何教授一块合作的话我想是可以的，诸位如果你想开展实践的话也可以给你们提供支持和建议。

盛洪：我有一个问题，你这个实验好像是在很多国家进行。但是我觉得中国跟其他国家还是有点不同，因为中国应该说缺乏民主的传统。我不知道中国做这样实验和其他有民族传统的国家做有什么区别？

James Fishkin：首先我想说我们刚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你给人们机会，他们是相当睿智的，这点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适用的。如果你问他们废物处理的问题，环保的问题，道路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政府官员一块来解决这些复杂的政策问题。

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张先生和温先生他们为我的进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它能够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也是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来选择代表，并且把他们分成小组。但是你们在另外一个情况下也使用这种随机的形式。那么在美国、英国和丹麦我们开展类似的实验的时候，当小组他们得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协调员，他是选择这些小组的问题来回答的。但是你们的一个改进就是你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在小卡片上放到箱子里面，然后随机交给一个人抽取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不被别人操纵的，我们一开始就能看见非常透明的过程。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中方的同事把我们这个程序变得更加完善，更加聪明。我也会把你们这个创新带回美国去。

盛洪：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实验可以互相互动，互相影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这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James Fishkin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主持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5-7-28 本站发布时间：2005-7-28

【关闭窗口】 【打印稿】 【E-mail推荐】

相关链接

- 浙江台州：“警民恳谈”让百姓多说话
- 新河预算改革：民主恳谈引入基层人大
- 浦塘村的民主恳谈会

[更多>>>](#)

用户名: 密码:

提示: 必须登录后才能留言

标题:

内容:

! 注意

-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2、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 3、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权在站内转载或引用。
- 4、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反映。
- 5、网友留言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